

## 英魂在这里（外二首）

■自然

风袭来一缕清香
格桑花开啦,我知道英魂在这里
这花的种子是星火
在黎明前被撒在贡格尔草原上
花语是那群人追索的誓言
一种高尚让阳光揉进花蕊里

怀着纯粹的愿望
他们同草原、河流达成共识
牵起蒙古马踏上西拉沐沦河波涛
黄冈峰取柴,点亮达里畔上篝火
冲入烽火年代的硝烟里……

经刀枪砍过的乱世
就有无法形容的恶魔
用铁丝穿透肩胛骨
垮马脖上拖出山口
遗体塞进格类河冰窟窿内
秦荣政委呀！
你才二十三岁
而你的灵魂不曾枯萎……

青春,金子般倒向大青山绝壁
血浆殷红,淌进敖包河为不冻水
那流泪的故事
在阿斯哈图石书里封存

哦！最可敬的人
你们的名字渗进泥土
芝瑞,赵芝瑞,书生,潘书生……
每人叫一声便增加十分力气
千万人呼唤烈士就不会丢掉英魂！

### 青色中那些疤痕

从这里注目,只是大兴安岭
一坡的风景,必须以另一种姿态
才可顺黄冈峰高度决定凝视的目光
从黄冈大峡谷谷出发,走一回
弯道十三重,去聆听木石匣河水
那种荡气回肠地倾诉

穿过曲径幽深的长廊,用心去对接
一段历史,于四立本村三叉隘口
找到了侵略铁证,日军碉堡群遗址
一眼望去
散落在青色中那些疤痕,没有刀枪
野性仍在,同这一川秀水格格不入

不管经年的风怎样地催化枯朽
不管侵略的本性于葱郁里淘洗多久
碉堡群,依然弥漫着恐怖
碉堡口直冲人们而来
触摸那种粗糙如同当年劳工的皮肤

恍惚间,骨棱外露的身影
在劳作、在隐忍、在燃烧……
真的令人难以相信,这大山
氤氲出来的富足会在美艳倾城时
留下这样的刀痕,看桦树黑眼睛
似乎是劳工们被活埋时的怒目

深入的脚步,抵达离肤色最近的地方
惊诧、伤痛、真切的酸楚
回荡在密林上空,再一次明眸
这群山线条曲美,河水灵动
点头的花草,曾经有这样的背负

散文

## 嘎拉德斯汰雨雪

■八路

混沌一色,根本无法严格区分哪里是云雾哪里是雪了。

初夏白桦树的叶子是黄绿色的,落叶松是嫩绿色的。它们都披上了洁白的斗篷。黄绿、嫩绿时隐时现。青草也该长高了吧？此刻却不见了踪影。

太阳升起来,风也随着太阳一起醒来了。甚至还不等我们支起三脚架,一阵阵时紧时慢的风搅动了山底的云雾,转瞬间云雾变得淡如清水,裸露出了山下的村落、梯田。梯田里一条条地长出了嫩绿的麦苗,还有一条条没来得及耕种的黝黑的土地。

在山巅洁白的土地上,一条弯弯曲曲黑色的车辙通向嘎拉德斯汰散包,彩色的经幡挥舞着神的旗帜,在微黄的晨光里更加肃穆、神圣。树枝上的雪被风抖落,山场里腾起雪的雾,在阳光里一闪一闪的雪的晶体像飞溅的星星。是谁搅动了银河？使得星星们的轨迹杂乱无章。

温热的光横扫而过,山变了颜色,

渐渐显露出了斑驳的绿。倔强的小花在雪地里使劲地探出头颅,在风里努力和你对着招呼……

三三两两的摄影人四散开去,他们要去找寻打动人心的故事。

雨,渐渐地密集起来,轰隆隆一声惊雷,更加肆无忌惮了。

今年的初冬格外温暖,霜降的第二天傍晚时分居然下起了雷雨,在北方的经棚小镇,在我的记忆里还是头一遭。

老庄打来电话：“明早802,喊上老杨”。

“802”就是嘎拉德斯汰山的别称,因山上建有“802微波站”而得名。

每逢下雨,第二天的嘎拉德斯汰山就会有云雾的盛景。特别是初春和初冬,山下雨,山上下雪。第二天清晨山上是雪,山下是雾,运气好的时候,山上的松树林、原始的桦树林还会有雾凇的奇观,壮美非常。

怀着激动的心情,断断续续、浅浅的睡眠里已经白雪皑皑,云雾翻滚,震

散文

## 逐梦莲花山

■王学斌

七月的广兴源莲花山漫甸,蓝天白云下,一幅状如棋盘的无边林网铺陈在翡翠般的大地上,而生长在横竖交错线条上的是直插云天的兴安落叶松,网格中土豆、小麦等农作物长势喜人,没膝深的牧草清香四溢。面对如此壮观的林茂粮丰美景,有谁能想到二十二年前这里还是土层日渐削减的瘠薄耕地和几乎裸露出草根的所谓草牧场呢？我和曾经在原广兴源乡政府和牛头沟村、新房子村、大兴永村工作过的老伙计们相约来到这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或登高远眺,或近赏庄稼,或林间漫步,或草底采蘑……谈笑间,当年那场持续三年、惊醒高寒漫甸、造福一方百姓的莲花山逐梦大会战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场立意深远、顶层设计科学的逐梦之战。莲花山地区属于克旗的高寒漫甸,冬春寒冷风大,落雪难以积存,大包干后村民的承包地连年扩展沿,草原面积日趋萎缩,生态环境逐年恶化。1999年3月份,广兴源乡党委、政府在1998年莲花山漫甸部分农田防护林网建设的基础上,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决定走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之路,把农田防护林网拓展为农田草原综合防护林网,用三年时间把建设范围扩大到整个莲花山地区,种植落叶松200万株,沙棘50万株,防护农田草原面积8万亩,筑起横亘在广兴源乡南部漫甸上的绿色生态屏障。

那是一场精心规划、重整山河的逐梦之战。莲花山漫甸上乡间道路纵横交错,村民们承包的耕地、草牧场人人有份,多少不均。建设以南北方向为主带、东西方向为副带的高标准农田草原综合防护林网工程,必然要打破村民承包的耕地和草牧场现状,也一定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广兴源乡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体乡村干部集思广益,采取收回扩边展沿耕地抵顶林网占地、用



千里冰封 摄影 吕建

光满了……

天上乌云散布,偶尔漏出一颗星星。转过哈达山脚,借着凌晨的微光,巍峨的嘎拉德斯汰山黑黢黢的,一大块乌云包裹着山峰。

坑坑洼洼的水布满了道路,坦克500的硅油风扇轰鸣着一路向前,冲进云雾里,冲上山巅。

焦黄的草,裸露的岩石,哪有雪的影子？只有包围在车子周围的云雾和嘶嘶的风声。

静等日出,也许会有奇迹。可是,六点五十分了,云雾久久不散。打道回府？老杨说：“再等等,既来之则安之吧”！在失望和煎熬里等待,是摄影师们的家常便饭,谁也预测不了下一刻、一分、一秒钟所变化出的惊奇。

凌晨的气温降到了最低点,微眯着双眼在车里等待,不经意间发现汽车后视镜的边缘上有了星星点点的白色颗粒,白色颗粒渐渐长大成白色的细小柱状体,细小柱状体连接成片,分明就是一层白色的霜雪了。猛抬头,焦黄的草不见了,几分钟的时间里,先是浅白隐露着土黄色,渐渐地变成纯白色的草,云雾继续舔食着裸露的沙土和岩石,转眼间眼前一片洁白了。

在猛烈风中,白色的草茎剧烈地摇晃,浓云急行军般地行走,呼啦啦的好像没有尽头。

一波云雾散去,后面的云雾继续

汹涌而来。在云雾的间隙里,恍惚看见嘎拉德斯汰山腰处的白桦林已经洁白如雪。丝丝络络的云雾越过山脊后,下降高度,贴着树梢行走。树的枝蔓上已经包裹了一层晶莹剔透的树挂,置身其中仿佛童话世界。

突然有个疑问,云为什么不结冰？无论多么寒冷的天气里,天上照样漂浮着云。现在的云碰见了忍受寒冷一夜的树,瞬间被折服。难道云是年轻的云,树是生长了若干年的树？

雾凇非冰非雪,而是由于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而尚未凝华的水蒸气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冻结的结果,表现为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堆积物。雾凇形成需要气温很低,而且水汽又很充分,同时能具备这两个形成雾凇的极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自然条件更是难得。

宋代曾巩《冬夜即事》中记载：“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澹千门雾凇寒。闻说丰年从此始,更回笼袖卷帘看。”“齐寒甚,夜气如雾,凝于木上,旦视之如雪,日出飘满阶庭,尤为可爱,齐人谓之雾凇。谚曰：‘雾凇重雾凇,穷汉置饭糶。’以为丰年之兆。”宋人称“雾凇”,而“以为丰年之兆”。其观念很可能源于雾凇的古名“树稼”。

在克什克腾旗雾凇是冬季常见的现象,与丰年没有关系。其中,阿斯哈图石林、黄冈岗、嘎拉德斯汰山的雾凇

最为著名。每次拍摄雾凇,雾凇在夜间已经形成了,今天,何其有幸亲眼目睹了雾凇形成的全过程。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在云雾的空档里照射下来。树梢渐渐由白色变成褐色,又一阵儿云雾漫过,树梢洁白如初了。就这样,紧一阵儿慢一阵儿的,周而复始。

老庄、老杨已经消失在林间去寻找灵感,我被这大自然的绝唱禁锢。坦克500走到山卯,降下车窗来一段延时摄影,记录下这精彩时刻。

片刻的闲暇里查了一下百度：“高空的云层是由云层凝结而成的小水珠,凝结是需要放热的,天空上的云的温度与周围空气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凝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放热,另一个是达到凝固点。凝固点显然已经达到,但是,由于热传递,云不会继续放热。因此也就无法满足条件。”看来是树的温度要比云的温度低,云是年轻的云,刚刚从低矮的大地升腾起来,带着大地的余温。

云雾变得稀疏,远处的山峦时隐时现。这美丽的景色已经没有词语来形容。

“美哉轮焉,美哉奂焉！”……

意味未尽的回望嘎拉德斯汰山,云雾继续包裹着山峰,一块块的云接力从天边驰来……